

清
容
居
士
集

一
四

清容居士集
卷之四
一四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議狀附

進郊祀十議狀

桷近奉

勅牒授桷前件官拜命以來實竊戰汗

自惟慵鴛俚儒濱海螿處平時所習不過
以雕蟲篆刻粉飾其固陋誠不自意俾獲
擢用捫心顧影愈積愧醜思欲上報
朝廷之萬一退揆素志願以上陳竊伏思

念

國家車書混同之後聲文昭明典章純備
議禮考文實惟 聖明之大本觀會通以
行典禮今維其時然因循有待幾三十年
得非睹歷代儀文之繁縟費用之浩博故
由是而未舉也摘嘗質五經之本文較羣
說之同異自漢而下良由鄭玄註釋殺雜
遂不得其當若郊壇神位之侈靡牲牢尊
壘之加多又皆出於東西兩漢之舊增益
愈繁而古禮愈失有司益憚其費而不敢
議若歲必親祀之說下至唐宋承平大盛

猶不能一歲一祀則歷代所行足以知非
五經之正禮矣昔叔孫通奉漢高旨意成
野外之儀獨魯兩生不至方是時承秦絕
學使魯兩生孺為知禮其補亡正誤當不
至如叔孫通綿絕而已故儒先惜兩生之
不來而復議兩生之迂介金馬碧雞之頌
茂陵封禪之書桷雖愚賤度不敢為獨懷
區區之說以陳者實以郊祀為國之大事
不應闊畧而未議方今翰林為清切之職
典章文物悉自此成而衆賢肅和討論潤

色不憂其不至謹獻所為郊祀十議以補
缺佚備

皇朝之禮明郊祀之本其亦有在若夫登
降燔燎之儀禮文豐殺之異非十議所盡
當別具以獻知其綱則其目可知矣將仕
佐郎翰林 國史院檢閱官袁楠狀

郊祀十議序

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所由來尚
矣損益之道其旨同焉嬴政絕滅三代典
禮臆為之制禮經廢缺殘灰斷壁收合於

西漢之世名爲宗周而祠祭廣衍皆祖秦
舊逮王莽尊信周官後漢二鄭申釋名義
違異於五經者旁傳曲會皆得以合自漢
而降言禮者悉本於此愚嘗紬繹經傳尊
聞審問絜儒先是證郊社大典秦漢而下
莫有疑義惟合祭同異其詳可得聞矣若
郊非圜丘帝非天帝沿襲舊說卒無與正
夫天無二日是天尤不得有二也五帝非
人也然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
歲或爲九或爲二或以變禮者爲正作祭

天名數議圜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
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先儒言之而
復疑焉作后土即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
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古經之可見者也
周官以禋祀爲天其義各旨作燔柴泰壇
議祭天之牛角繭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
而言之也禮成於周公未之有改增群祀
而合祠焉非周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
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
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

不得常爲辛猶至日之不常爲辛作郊非
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地而導北郊
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多聞闕疑先聖有
訓私不自量揆妄爲之說實有愆焉鴻藻
碩儒洽通上下其必有以折衷而深證之
大德五年春三月具官袁桷序

昊天五帝議

言昊天者有三說鄭玄六天之妄攻之者
衆矣王肅謂祭天有二冬郊圜丘春祈農
事若明堂迎氣皆祭人帝歷唐而下則謂

郊祀配天者爲昊天明堂配上帝者爲五
帝甚者因其說之不通併孝經后稷配天
本文而非之其說紛雜良由天與帝之號
不明故耳夫在郊者謂之天在明堂者謂
之帝河南程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者氣之
始也萬物成形于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
饗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也
胡宏氏曰天言其氣帝言其性其說是矣
故由其在郊則以其遠祖配尊而無文之

義也由其其在明堂則以其父配尊而親之
之義也鄭氏六天本於讖緯攻之者雖力
而卒莫敢廢漢魏以來名號不一漢初曰
上帝曰太一元始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
則曰皇皇天帝梁則曰天皇大帝至唐始
曰昊天上帝從長孫無忌之議而廢六天
之謬後復尊鄭而不敢廢者蓋鄭氏謂星
經之天皇即周官之昊天上以合夫周官
而下復合夫從祀於是郊之所主爲昊天
而其壇之二等復有天皇焉此存鄭之說

至於唐宋而不敢廢者以此也王肅言明
堂爲人帝者固非而攻王者未嘗不泥於
五帝至以明堂之祀五帝其來已久或者
又謂禋祀五帝爲祭天以此病肅然卒無
以歸于一當之論愚嘗獨謂五帝非人帝
其所謂人帝者五帝之配耳且五帝非天
也新安朱氏之定五帝有取夫家語五帝
之說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分時化育以
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而不敢加天以混
之唐永昌之勅亦曰天無二稱帝是通名

承前諸儒互生同異乃五方之帝亦謂爲
天自今郊祀唯昊天上帝稱天餘五帝皆
稱帝證以二說則六天之說不攻而自破
五帝之誤可證而不誣矣獨黃榦泥夫鄭
學謂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非人帝
所能爲殊不知五人帝者若太皞是也五
人神者若勾芒是也今以五行之官名佐
成上帝而稱五帝何憂不能寒暑節風雨
時獨不可稱天帝以混夫昊天上帝之號
耳陳祥道言五帝無預乎昊天上帝其說

良是而下文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此亦
泥夫鄭說又謂明堂之上帝兼昊天與五
帝而一之其說又不通獨三山林岳言古
之祭上帝與祭五帝之禮以經推之禮莫
盛於周周之祭上帝亦曰祀天郊祀之天
明堂之上帝即一也郊祀從簡爲報本反
始以稷配明堂從備爲大饗報成以文王
配稷王業所始文王王業所成從其類也
祭於郊曰天於明堂曰上帝天言飛朕帝
言主宰也周官先言祀上帝次言祀五帝

亦如之謂大臣之贊相有司備具至其圭幣則五帝各有方色未嘗與上帝混同也愚嘗妄謂周官無明堂郊天之文先儒必欲合於五經其說愈不可解天官大宰祀五帝則掌摭戒後云祀大神示亦如之鄭謂大神示即天地也是重五帝於大神示也五帝之說盛於呂不韋之月令先儒嘗言周官爲戰國時書故周官之言五帝多於祀天而其禮之大者未嘗不與祀天並玉樂雖重於上帝而充人掌牲牲止於五

帝小司寇之實鑊水納亨士師之沃尸及王盥皆止於五帝詩書所載未嘗有五帝之號尊上帝而黜五天帝要不爲無據也

祭天名數議

天歲有九祭鄭玄之說也何以謂之九祭祀昊天於圜丘五天帝於四郊復立郊祀明堂而爲二龍見而雩帝于南郊此九祭也王肅之祭有二謂天惟有一歲有二祭南郊之祭爲圜丘以冬祭其祈農事也以春祭謂之二祭梁崔靈恩宗鄭而黜王不

過謂郊丘不可爲一而五帝之祀同爲天
帝明堂之不可廢猶大雩之不可廢也自
唐以後非六天者皆是而九祭之名微與
鄭異者則謂春祈穀夏大雩秋明堂冬圜
丘飛五帝於四郊爲九祭歷代尊黜異同
不過出於三者之說愚獨以謂其說皆無
足取證鄭氏之五天帝不得爲天前已辨
之詳矣以圜丘南郊爲二者分帝爲太微
爲天皇而非昊天之本名也王肅之祈農
事先儒之言大雩愚請得而論之按月令

元日祈穀于上帝噫嘻之小序春夏祈穀于上帝祈穀之祭非郊與明堂之比也善乎廬陵胡氏之論曰鄭謂此即郊按郊特牲云郊之用辛此云元日善日則不必辛郊特牲又云郊迎長日之至註引易說謂春分日漸長則此未春分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孟獻子云啓蟄而郊則此未啓蟄也獻子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此不祀后稷而祀帝也足明此但祈穀非郊天大祭詩云春夏祈穀豈謂郊乎先儒亦

言祈者以民食之重有求於天不得與南
郊明堂並而大雩之祭尤不宜與二大祭
同議按春秋之書雩旱祭也司巫女巫巫之
舞雩皆不得已吁嗟乎而求之義其甚者
則歌笑而請禮之變也爾雅曰雩號祭也
春秋書雩之例三傳雖有異同大較紀其
旱莪之極若昭公之季年一月而兩書焉
足以見夫旱之極矣謂夫子紀魯之僭者
非也魯之雩壇舞詠而歸者非歟又按鄭
注周雩壇在南郊之旁則非郊天之壇明

矣詩之小序自歐陽氏蘇氏朱氏疑而去之者已久詳小序之箋則先已有疑於本文故其箋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夫是與者疑之之辭也春猶得以祈穀言夏不得以祈穀言矣孔疏知是與爲若不審之辭復引仲夏大雩以祈穀實爲證是徇小序之失不若毛氏之置疑也祀天之禮有常有變有因事之祭若國故之旅于上帝師行之類于上帝天地之大哉疾病水旱皆不得不禱于天孰

謂雩旱而可爲常祭者也今定以南郊爲一明堂爲二此爲一歲之大祭若祈農事雖非變禮要爲祭之次者呂令固有議之者矣獨祈農于上帝誠不可廢而元日之祭不得與郊祭並故兩存而復議之

園丘議

園丘之名獨見於周官大司樂詩書春秋儀禮之所不載二戴禮先儒謂出於漢儒今不復引以周官考之園丘非祀天之地其本文曰凡樂園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

爲徵姑洗爲羽靄鼓靄鼗孤竹之管雲和
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
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
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
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
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鄭康成釋以爲
禘祭又謂天神爲北辰地示爲崑崙歷代
相承皆謂祀天於圜丘王肅之徒雖難鄭
說能知禘之非祀天而謂郊即圜丘圜丘

即郊其說牽雜而不能定愚按圜丘非郊也圜丘非祀天之所獨鄭康成言之既不
能合於詩書儀禮而於周官復有所背以
周官之本文言之止言於地上圜丘奏之
不聞其祀天於圜丘也况大司樂前云奏
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
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夫祀天神祭地示
其樂與圜丘所奏實異則當以黃鐘大呂
雲門為祀天不當用圜丘降神之所而遽
言為祀天之所也其祭地也亦當以太簇

應鐘咸池爲祭地不當用方丘降神之所
爲祭地之所也鄭康成知其說之不通遂
釋前天神爲五帝日月星辰圜丘之天神
爲北辰後來紛紛沿襲其說而王肅六天
之辨復泥於祀天圜丘之說不能詳明其
本文而折其謬乃謂郊即圜丘圜丘即郊
故崔靈恩孔穎達咸宗鄭而黜王夫大司
樂既無祀天圜丘之文而鄭氏天神復釋
爲二有不待辨而明按釋圜丘者謂爲自
然之丘非人力所爲其說與爾雅合雍鎬

近郊宜或有此若後代國都於平行之地
將人力而爲之耶抑亦爲壇以象之耶或
曰圜丘祀天鄭康成必本於前代愚曰詩
書易春秋儀禮之所無者不必信鄭氏之
說本於秦始皇祠八神地主之圜丘又漢
武帝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
泉園丘二者皆非祀天鄭氏陰取之而不
敢明證其事若謂南郊即圜丘北郊即方
丘不知周官四郊非南北郊之郊詩書春
秋之郊非圜丘之制不得合而爲一謂祀

天於圜丘者特鄭氏之說初非周官大司
樂之本文陳祥道禮書謂祭祀必於自然
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爲之壇所以
盡文亦宗鄭之說而微異崔靈恩義宗亦
宗鄭黜王而所謂郊即圜丘圜丘即郊之
誤乃不能正其說歷漢至宋諸儒悉不過
以周官傅合於詩書春秋滋以啓後來之
誤故爲之辨

新安朱氏亦疑大司樂本文
五峯胡氏非圜丘天神降地

示出見
文集

后土即社議

周官無祭地之文先儒言之詳矣而其言
近於地者有五曰地示大示土示后土社
是也鄭氏之釋地示則曰北郊神州之神
及社稷夫以北郊為祀地此祀之大者不
得合社與稷而言合社與稷是為三祀非
祭地明矣曰大示鄭無明釋或謂大示乃
地示之大者祀地以北郊為大則地示之
大者將何以祀之曰土示鄭謂原隰平地
之神此又非祀地矣曰后土鄭氏則直謂
后土黎所食者后土官名死為社而祭之

又曰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其答田瓊則曰此后土不得爲社者聖人制禮豈得以世人之言著大典明后土土神不得爲社至於太祝建邦國告后土鄭復曰后土社神獨此說違戾特甚啓歷代之訛謬實自此始按尚書曰告于皇天后土孔注曰社也秦誓之宜于冢土亦社也召誥之社于新邑者亦后土也甫田之以社以方注社后土也后土與社皆地之稱今悉疏經文之可證者而言之秦誓曰郊社不修禮

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義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若然則社即后土后土即社鄭氏之釋大宗伯既以黎所食者爲是而復有所疑而不決於是答田瓊之問以后土不得爲社四者之說更相背戾而方丘北郊復爲二說終莫能定至胡宏氏始定郊社之義以爲祭地於社猶祀天

於郊也故秦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於
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後用太牢於社記
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而周禮以
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別無地
示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
有邸舞咸池以祭地示而別無祭社之說
則以郊對社可知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
失之矣此說足以破千古之惑故新安朱
氏中庸郊社亦以社爲祭地取夫胡氏而
獨以其廢北郊之說爲未然愚按北郊不

見於經獨見於鄭氏鄭氏之北郊非至日
方丘之祭攻鄭氏神州之說者多而不能
辨鄭氏北郊之不經攻合祭之說者力而
不放以地爲郊之失亦始於王氏郊以祀
天社以祀地謂郊爲祀地吾知其不出於
六經也春秋書魯之郊止於郊天不聞其
郊地也用牲幣于社間于兩社皆天子之
制也謂魯爲僭郊社則可以魯郊爲祀地
則不可雲漢之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
又曰自郊徂宮宮社宮也告天地之禮郊

宮爲二則詩之郊亦非祀地也朱氏亦曰周官止言祀昊天不言祀后土先儒之言祭社者爲是其言周官禮大神祭大示皆無明文是深有疑於周官之非全書也或謂社不足以盡地此蓋因諸侯大夫皆得立社遂因此以致疑按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又曰建邦國先告后土謂之后土者建國之始稱若武成之告于后土者是也左祖右社親地之道也此言社之名成於告后土之後也先儒謂尊無二上故

事天明獨行於天子而無二事地察故下
達於庶人而且公私焉胡宏氏曰諸侯
之不敢祭天猶支庶之不敢繼祖也諸侯
之得祭地猶支庶之各母其母也其說爲
是且社有等差至於州黨族閭愈降愈少
獨天子之社爲群姓而立王社之說孔疏
謂書傳無文其說莫攷陳祥道釋社后土
之辨終泥於鄭氏至謂建邦國先后土爲
非社曾不知社之未立其不謂之后土其
可乎

祭天無間歲議

古者天必歲祭三歲而郊非古制也然則曷爲三歲而郊也三歲之禮始於漢武其祀天也不於泰壇而於甘泉壇有八觚席有六采文章采鏤之飾玉女樂石之異鸞輅駢駒之靡瑄玉寶鼎之華其禮也侈其用民也勞如之何其勿三年也至於後世不原其本而議其末三年之祭猶不能舉其能力行者若唐之太宗享國長久亦不過三四至宋仁宗以後始克遵三年之制

夫三年一祭已不得爲古則一二舉者尤非禮也蘇氏曰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于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大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廕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已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先儒又曰古之郊禮以事天也以報本反始以教民尊上也天

子前期齊戒命冢宰誓百官而涖事焉事
之莫尊者也近世則變矣三年而一郊其
所事者則軍旅億醜之賞賚耳事軍旅億
醜之賞賚則誠不專於享帝制不一於報
本夫郊以報一歲生物之功也夫豈三歲
一生物而三歲一報耶古者大路素而越
席大圭不琢大裘不飾牲用繭栗器用陶
匏謂德產精微物所以稱故其文至簡而
其誠至懇近世盛鑿輅冕服珠玉金繒之
飾唯懼不華內闕觀宮一夕之具唯恐不

工其文至繁而其費至廣豈所以降格天神之意邪如是則郊天之禮自漢而下皆非古制禮樂百年而後興誠能如三代之禮其繭栗陶匏費不爲甚廣罷壇陛從祀之位止以始祖爲配則千百年之廢禮墜典由是而舉豈不甚盛其或不與祭則如大宗伯所謂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氏之釋量人亦曰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庶幾破千古之陋上以合於天道而下足以解諸儒之疑議云

燔柴泰壇議

儀禮覲禮曰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
沈祭地瘞祭法亦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
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
祭地曰瘞葬祭法爾雅雖各自爲書而其
說與儀禮合者獨燔柴無異周官曰以禋
祀祀昊天上帝實柴祀日月星辰禋燎祀
司中司命飗師雨師夫周官之柴歸於日
月星辰而以禋祀爲祀天是不與儀禮合
也禮器曰至敬不壇掃地而祭不壇非燔

柴也掃地而祭非周官之祀也合儀禮周
官禮器三書而言之實有不同自鄭氏必
欲合三禮之說爲一而後人附會者曲爲
之遷就崔靈恩則謂先燔柴及牲玉於丘
訖次乃掃地而祭祭天之法皆於地上以
下爲貴故不祭於人功之壇陸佃則曰祭
天之禮升煙於泰壇奏樂於圜丘所以致
天神也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然後掃地而
祭樂者陽也其聲無形故奏於自然之圜
丘煙者陽中之陰其氣有象故燔於使然

之泰壇至於禋祀實柴有異於儀禮鄭氏則云禋煙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於日月言實柴於昊天言禋三祀互相備矣其釋覲禮則曰燔柴祭天祭日也祭天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敢各疏其穿鑿以從古禮經之正周官之不與儀禮易詩書春秋合者不止於祀天地今止因三禮之異同諸儒之附會而言其非是夫周官之圜丘乃奏樂之所非壇也自漢而下皆祀於圜丘已失周官之

意崔氏謂圜丘即壇爲人功之壇按釋圜
丘者爲自然之丘非人功之壇崔說與釋
圜丘者異矣使果從壇下掃地而祭則燔
柴於人功之壇不可謂質而獨掃地之祭
得謂之質矣若然則儀禮之燔柴爲末而
掃地之祭爲本歷攷梁陳以來不聞有祭
於圜丘之下者是崔氏之說不得以行也
陸氏謂自然者爲丘使然者爲泰壇是祀
天之地有二愚嘗謂合於周官則泰壇之
制未嘗有合於儀禮則燔柴之制無圜丘

歷代之失祀於園丘非是陸氏獨不能證其誤是爲二壇者亦非也鄭氏謂禋煙也詩生民之禋祀書之禋于六宗禋于文武釋者謂禋敬也又曰精意以享之謂也使從鄭說以禋爲煙則六宗之祀不得與上帝並而祀文武於宗廟又難與燔柴之祭同也鄭氏之釋燔柴以祭天爲祭日祭地爲祭月其說尤妄是殆尊周官之書其不可合者遂臆說以非古禮如夏正郊天迎長日之至園丘南郊二天帝之說類皆若

是古禮經獨覲禮為天子禮捨燔柴為祭
天則此書又如王安石之罷黜不能以用
于世戴記之合于經傳者先儒類皆取之
若王制禮器儒行明堂位等篇固有疑之
者矣獨燔柴泰壇為祭天與古禮合特取
其說泰壇雖不見於儀禮然從古傳襲未
嘗不以壇壝為正覲禮之壇十有二尋周
公之三壇同壇司儀之為壇三成去祫為
壇下至周末齊侯為柯之盟有壇先君適
四國未嘗不為壇况祀天欽崇之實其可

廢壇壝哉

郊不當立從祀議

郊有從祀西漢未之見也禮之失始於建武建武采元始之制而爲之元始王莽之政也王莽之失在今牢在同祭不聞其從祀也杜佑尊時王之禮而深知其非謂從祀之坐近古皆有梁陳及于國朝始相沿襲夫謂之近古者非古明矣開元之禮成於徐堅之徒而開寶所作祖於開元大較從祀損益咸取於建武今因開元所定而

論著其非是其第一壇曰五帝曰大明夜
明以周官言之五帝之祀在四郊大明夜
明以實狀而朝日夕月之制復見於經傳
此不得混而一之之證也壇之第二與第
三皆以星經為之制杜佑謂天有萬一千
五百二十星地亦如之考其所祭知其壇
壝之不足以容也遂為外官內官以別而
節其數開寶以後又復增五嶽四瀆觀師
兩師之類而併祭之其壇愈廣其牲牢愈
繁而其禮愈失考於周官則大宗伯之實

柴禋燎此又不得混而爲一之證也今考
於虞書其類上帝之後則行六宗山川群
神之祀不聞其合祭也湯之玄牡武成之
柴望皆若此矣召誥用牲于郊牛二者后
稷配天之始也若魯之三望雖爲非禮亦
皆無總祀之理自漢而下牲犢尊壘之數
不勝其煩其郊禮之費竭九州之貢賦不
足以供由是雖三年之祭亦不能舉壇壝
繇雜宮縣四立有司臨事登降偪仄懼不
能以周旋跛倚顛仆無所不至昔之儒先

能議合祭天地之非而不能正合祭群祀
之失能以親郊爲是而不能以三年一郊
爲非能知牛羊供給之費廣而不能盡角
繭粟之誠慤甚者配帝之爭不決遂有二
配帝於壇上依違莫從一至於今若悉
如三代典禮不傷財不害民一歲一郊則
何憚其不可行也

按晉泰始明堂罷六天
止設昊天上帝坐唐顯

慶亦止祀昊天於明堂宋元豐明堂亦罷
從祀獨郊天從祀稍罷舊誤

明堂與郊天禮儀異制議

晉摯虞議曰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

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
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
人理故配以近考新安朱氏曰為壇而祭
故謂之天祭於屋而以神示祭故謂之帝
晉傳玄亦云於郊尚質於明堂尚文若然
則儀文悉皆有異矣郊以特牲明堂以牛
羊詩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此牲之異者
也燔柴以報陽也猶宗廟之裸鬯也明堂
與宗廟近則燔柴乎何有

沈約宋志謂郊有燔柴明堂無

種燎郊以遠人而尊堂以近人而親不必盡同此說

是席用藁鞞器

用陶匏象天之質也玉爵代匏尊罍簋俎
之屬一以宗廟此元豐議禮之得也郊之
祭用氣也進孰之失始於唐自唐以降未
之有改也記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燭一獻
孰解者曰郊祭天也大饗禘祭也三獻社
稷五祀也一獻群小祀也郊不以血而以
孰薦禮之褻而失之甚者也然則明堂之
祭其不進孰與曰聖人享以享上帝上帝
明堂之稱也用於明堂而不用於郊其義
明矣特牲少牢之始於薦孰大夫之禮也

用大夫之禮於郊不可也用於明堂近宗廟也配群祀於郊非禮矣明堂國中也邑

外曰郊引而近之其瀆莫大焉尊壘尚質

也彛以盛鬱鬯郊得以用之也記曰黃目

鬱氣之上尊彛得謂之尊也孔疏六彛上經八尊無鬱

鬯以言宗廟有鬱鬯其實天地亦有秬鬯之彛用疏布宗廟亦有八尊用畫布互舉

以明定尊壘於天地六彛於宗廟鄭氏之

義說也開元遵而不用於郊猶曰以質不以

文明堂宗廟之近而文物之極也其不用

也則野矣凡此皆禮儀文質之異不可以

不辨也

郊非辛日議

郊特牲曰郊之至也迎長日之至也又曰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玄謂迎
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也三王之郊一用
夏正其釋周之始郊日以至則謂魯之始
郊日以至魯無冬至祭天圜丘之事是以
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夫以迎長日
為建卯胡氏非之至矣三王之郊以寅則
冬至圜丘之祭是周以冬為春矣正月正

歲猶曰以子為首若以冬為春則非矣蓋
郊之用辛言魯禮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
周以冬至而郊也易周為魯以附夫臆鑿
之論則大有所不可周為周王魯為魯公
合周魯為一禮曷不曰魯之始郊日以至
葉夢得氏曰以郊為迎長日之至下言郊
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別魯禮鄭
氏反之強以建卯為日至甚矣其好誣也
冬至祭天此周之正禮不可易者孟春建
寅之郊蓋祈穀之祭魯雖得郊不得同於

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從
至建寅之月而止魯郊殆周祈穀之郊故
左氏謂啓蟄而郊也或曰郊必以辛周之
制與曰以至日而祭則至日非常以辛也
魯之郊雩皆辛是用辛魯之禮也然則周
郊非辛與曰周官祀大神則卜日崔靈恩
謂卜日以至爲主不吉始用它日是有疑
於卜也橫渠張氏謂日至不必卜日周之
始郊日以至言日至則不容卜言月至則
有卜卜日則失氣至之時矣是定以爲不

卜日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呂大臨謂天
時陰陽之至日月素定故不問卜若他饗
則問卜矣或又曰周之不用辛有所本與
召誥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非辛也至
翼日而社非卜也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
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成王命
魯使卜從乃郊故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
子同也是足以明周郊之非辛矣歷代之
月時不一獨唐武德以冬至祀天孟春辛
日祈穀于南郊能取二說而裁正之彌爲

近古故特表而出之

北郊議

北郊之名不見於五經謂北郊見於周官鄭玄之論也周官無北郊之本文因鄭玄識緯之說而與周官並行者王莽劉歆實爲之始也先儒能攻王莽南北合祭之議而不知立北郊之說者始於匡衡成於王莽捨其大而議其細相承謬誤今千七百餘年矣敢推其本始而詳言之夫周官圜丘方丘爲奏樂之地非祭之所圜丘之辨

詳矣鄭氏祭地之法有二夏至之日祭崑
崙之神於澤中之方丘一也正月祭神州
地示於北郊二也是方丘北郊爲二今合
而言之不知其何所始也按大宗伯之本
文鄭氏之不能釋者有二曰以血祭以貍
沈以鬻辜則曰不言祭地此皆地示祭地
可知以黃琮禮地則曰禮地以夏至謂神
在崑崙者至於大司樂之地示則又曰祭
於北郊鄭氏既以方丘北郊爲二而後人
之尊鄭者未嘗不以方丘北郊合而爲一

神州讖緯非之者至矣至若方丘之不爲
祭所北郊之無所經見皆泥其說而無有
辨之者或曰北郊始於匡衡非王莽自爲
之說謹按漢志高帝因北時而脩五帝至
武帝時后土猶未立建始之際方立南北
郊匡衡張譚以天隨王者所居援據禮經
皆自爲損益若所引祭地於秦折在北郊
就陰位之說今戴記無北郊之文陳祥道
禮書知其說之無所據遂謂南郊祀天則
北郊祭地祀天就陽位則祭地就陰位以

強合夫鄭氏北郊之說夫郊非天不足以
言社非地不足以盡二者相對如天地之
不可以合祭也謂之郊地其何所據哉先
儒能明祭之不可以合而不能辨社之不
可以爲郊治穰建始之弊自漢而降無有
知其非者祀地之爲社詳見于后土之議
尊地之說莫先於罷方丘廢北郊以全古
禮之正或者謂玄璜禮北方孟冬迎氣北
郊古不得而廢愚謂鄭氏之言人帝五精
帝於地無預王肅之攻鄭玄其說雖行於

秦始惜其說猶以郊丘爲一故宗鄭者多
而王說復廢馴致今日郊社盛禮方由是
損益以承三代之正罷北郊之謬其不在
茲乎

國學議

成周國學之制略於大司樂其遺禮可法
者見於文王世子三代而上詳莫得而聞
焉漢武表章六經興太學至後漢爲尤盛
唐制微附益之而其制愈加詳密今可考
也宋朝承唐之舊而國學之制日隳至于

紹興國學愈廢雖名三學而國學非真國

子矣當時布衣從公卿牒補入國學而真國子入學者十無一二

夫所謂三舍法者崇寧宣和之弊也至秦

檜而復增之月書季攷又甚夫唐明經帖

括之弊唐楊綰嘗曰進士誦當代之文而

不通經史明經但記帖括投牒自舉非仄

席待賢之意宋之末造類不出此今科舉

既廢而國朝國學定制深有典樂教胄

子之古意儻得如唐制五經各立博士俾

之專治一經互為問難以盡其義至於當

世之要務則略如宋胡瑗立湖學之法如
禮樂刑政兵農漕運河渠等事亦朝夕講
習庶足以見經濟之實往者朱熹議貢舉
法亦欲以經說會粹如詩則鄭氏歐陽氏
王氏呂氏書則孔氏蘇氏吳氏葉氏之類
先儒用心實欲見之行事自宋末年尊朱
熹之學脣腐舌弊止於四書之註故凡刑
獄簿書金穀戶口靡密出入皆以爲俗吏
而爭鄙棄清談危坐卒至國亡而莫可救
近者江南學校教法止於四書騷亂諸生

相師成風字義精熟蔑有遺忘一有詰難則茫然不能以對又近於宋世之末尚甚者知其學之不能通也於是大言以蓋之議禮止於誠敬言樂止於中和其不涉史者謂自漢而下皆霸道其不能詞章也謂之玩物喪志又以昔之大臣見於行事者皆本於節用而愛人之一語功業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達之深者必悉天下之利害灌膏養根非終於六經之格言不可也又古者教法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

若射御書數皆得謂之學非若今所謂四書而止儒者博而寡要故世嘗以儒詬誚由國學而化成於天下將見儒者之用不可勝盡儒何能以病于世作國學議

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猥以非才備負史館幾二十年近復進直翰林仍兼史職苟度歲月實為罔功伏觀先朝聖訓屢命史臣纂修遼金宋史因循未就推原前代亡國之史皆係一統之後史官所成若齊梁陳隋周五代正史李延

壽南北史房玄齡等晉書或稱御撰或著
史臣此皆唐太宗右文稽古數百年分裂
事志悉得全脩至宋倣依唐世爰設官局
以成唐書是則先朝屢命有合太宗文
明之盛卑職生長南方遼金舊事鮮所知
聞中原諸老家有其書必能搜羅會粹以
成信史竊伏自念先高叔祖少傅正獻公
燮當嘉定間以禮部侍郎秘書監專修宋
史具有成書曾祖太師樞密越公韶為秘
書著作郎遷秘書丞同預史事曾叔祖少

傅正肅公甫吏部尚書商俱以尚書修撰
實錄譾薄弱息獲際 聖朝以繼先躅宋
世九朝雖有正史一時避忌今已易代所
宜改正昔司馬遷班固皆以父子相傳遂
能成書劉知幾劉餗劉贊咸以家世舊聞
撰成史通史例輒不自揆庸用條析兼本
院宋朝名臣文集及雜書紀載悉皆遺缺
亦當著具書目以備采擇者

一宋太祖實錄舊有兩本一是李昉諸

臣所為太宗屢曾宣索已有避忌至

真宗咸平再脩王禹偁直書其事出
為黃州禹偁所著建隆遺事足見深
意前實錄無太宗叩馬一段後錄增
入顯是迎合

一杜太后金滕之事趙普因退居洛陽
太宗嫉之後以此事密奏太宗大喜
秦王廷美吳王德昭秦王德芳皆繇
普以死今宋史普列傳無一語及之
李燾作通鑑長編亦不敢載私家作
普別傳始言普將死見廷美坐于牀

側與普忿爭其集號巽巖集所宜搜訪

一天聖三朝正史紀載多有謬誤蓋修史官夏竦所為呂夷簡受成而已其列傳遂以寇準丁謂同傳所宜改正若此非一

一洪邁作神哲徽欽四朝史于時高宗在德壽宮多所避忌立傳亦有蕪類所宜刊削當直書徽宗亡國之罪

一徽宗違盟契丹童貫復燕城正史回

避所合改正

一徽欽圍城受辱北行遭幽正史不載
所有雜書野史可脩編纂今具于后

三朝北盟會編 靖康傳信錄

孤臣泣血錄 靖康草史

靖康奉使 靖康遺錄

裔夷謀夏錄 陷燕記

南歸錄 靖康錄

犯闕錄 偽楚錄

松漠紀聞 偽齊錄

起戎錄

痛憤錄

建炎復辟記

己酉航海記

建炎扈從錄

中興遺史

一元符至元祐事趙鼎雖於紹興改正
亦有隱諱今可考證增入者今具于
后

邵氏辨誣

元祐黨籍傳

尊堯集

丁未錄

符祐本末

一宋世九朝莫詳長編而可資證援叅

考復別有書今院中長編不備諸書
並缺今具于后

續通鑑長編

長編紀事本末

國紀

九朝通畧

編年備要

建隆編

隆平集

元符詔旨

治迹統類

兩朝國史紀志

東都事畧

仁皇訓典

國朝會要

續會要

一太史公作世表年表至秦楚之際復

為月表致意極深晉代播遷魏宗勃
起所宜為表以今年統時兵火湮厄
南北二史無所憑依卒不能就至歐
陽脩任史官之責獨能於宰相方鎮
年月譜系蓋宰相之任匪輕推年可
以考得失方鎮之害最重因年可以
推盛衰宋朝興亡繇是可考目今舊
書尚有而史院無存今具于后

百官公卿表

宰輔拜表罷錄

百族譜

麟臺舊事

宰輔編年

一禮樂歷代帝王不相沿襲自聶崇義
作三禮圖多有舛誤樂自王朴李照
胡瑗范鎮魏漢津房庶皆有異同史
志所載止於一時而諸家所陳罔有
紀載其樂志止詳於樂髓新經禮書
若元豐集議未之有載其書尚在可
備討論今具于后

開寶通禮

開寶通禮義纂

分門禮選

禮閣新編

太常新禮

慶曆祀儀

太常因革禮

郊廟奉祀禮文

政和五禮

大饗明堂禮

鹵簿記

本院止
有宣和

濮議

東嚮議

一兵刑徭役漕運度支隨俗施政莫敢
偏廢趙元昊用兵保甲義勇保馬等
制羣臣各有議論王安石以顧役行
於河北司馬溫公以差役行於東南
各有不便王安石青苗賦息大壞極

弊繇是馴致靖康之禍所宜博採奏
議及食貨等書以備作志

經濟集

羣臣奏議

三司攷

會計錄

救荒錄

刑統

一宋翰林視唐尤加清重有雜書可補
志書者

金坡遺事

翰林雜記

續翰林志

一地志宋有成書

太平寰宇記

皇祐方域圖志

皇祐地理新書

元豐九域志

一纂修史傳必當先以實錄小傳附入
九朝史傳仍附行狀墓誌神道碑以
備去取

琬琰集

諸家文集

涑水紀聞

邵氏聞見錄

春明退朝錄

夢溪筆談

龍川畧志

歸田錄

續歸田錄

可談

談叢

師友雜志

童蒙訓

晁氏客語

清豐懿範

韓忠獻遺事

忠獻家傳

申國春秋

歐公本末

蘇魏公譚訓

師友談記

王鞏聞見錄

桐陰舊話

王沂公筆錄

張乖厓言行錄

胡安定言行錄

王沂公別錄

舊聞證誤

唐介事實

范太史遺事

鄒道鄉語錄

豐清敏遺事

文昌雜錄

楊文公談苑

塵史

能改齋漫錄

石林燕語

嘉祐雜志

東齋紀事

談圃

澠水燕談

避暑錄

王鞏雜錄

秀水間居錄

却掃編

揮麈錄

後錄三

典故辨疑

呂氏家塾廣記

一諸降王當別立傳三朝史所載簡畧

宜用偽史叅照作世家倣歐陽脩五

代史例

十國紀年

九國志

吳越脩史

南唐書

江南錄

南唐近事

蜀檮杌

閩王事迹

江南野史

一宋代疆理北不盡燕城南不盡交趾
西不盡靈夏東不盡高麗宜倣晉書
載記各紀其事當訪尋四境關涉諸

書

高麗圖經

至道雲南錄

趙元昊西夏事實

交趾記

丙午錄

遼金誓書

國書本末

使遼錄

西夏事宜

一李筠李重進本非叛臣實漢周之忠臣宋史作叛臣傳所宜改正韓通亦周忠臣歐陽脩作五代史不立韓睦眼傳議者非之又如諸方僭竊皆宜

立傳宋史悉諱今宜會粹立傳

李順 方臘

王則

甘陵伐
叛記

趙諗

有事實

儂智高

有平蠻
事蹟

一歐陽脩作唐書曆志悉取一行十議

造曆之法見於志書宋世五朝志應

天曆乾元曆儀天曆崇天曆明天曆

亦號詳脩獨熙寧奉元曆經元祐觀

天曆崇寧占天曆大觀紀元曆洪邁

作志不能盡紀所宜訪求曆草見於

志中大抵曆不差不改得其造曆更

改則後有攷民間通曆學者亦有其書所宜搜訪

一神宗元豐以前官制似唐亦有增損元豐以後官階勳爵分為二途史志雖詳難便檢閱

官制新典

官制舊典

官制通考

一藝文志自元豐後該載未盡宜以今世所行書籍備載舊制進呈者入書目亦當以館閣書目為主分類補入

自惟志學之歲宋科舉已廢遂得專意宋
史亦嘗分彙雜書文集及本傳語錄以次
分別不幸城西火災舊書盡燬然而家世
舊聞耳受目覩猶能記臆或者謂國亡史
不宜脩南方鄙儒詎敢置論年齒衰邁分
宜歸老田里曠官縻職實為罔功而區區
素蘊亦靳別白以稱 朝廷獎拔之厚凡
所具遺書散在東南日就湮落或得搜訪
或得給筆札傳錄庶能成書以備一代之
史謹呈翰林 國史院謹狀

賣衣買書志亦迂
變後不異隨侯珠
有假不逆遭神誅
子孫嚮之何其愚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二

策問

問答附

大都鄉試策問

延祐四年

先王之政莫先於養民
洪範以食爲先故
昔之水旱歷年多而民不病者有以也
周漢上計簿以周知民數
三年則大比以登
于王府制國用之法
日計歲會使之裕如
者將以預其備也
大無麥禾春秋非之則
周知民數將悉民以備不虞歟
其止爲國用乎
耿壽昌立常平皆以爲便或以不便

罷之其去取可得聞歟京師天下之本實
粟重內理所當急唐貞觀轉運之法歲不
過三十萬石後雖增多然止給軍用至于
貞元所入不過四十餘萬石而京邑未嘗
有關抑內地無間土民不仰於官歟抑有
司定制無泛冗歟

聖天子惠養元元實粟內畿間遇不登漕
運或不能足今天時雨澤上協聖心中外
豐熟九年之蓄九穀之數可講而行也將
取諸民而脩諸意其有煩擾也社倉之法

唐首用之後復有科折之患焉歛散之法
壞於後人國服爲息之辯非本旨也藏富
於民貧者得以濟乎穀賤傷農因時而官
收之積歲朽腐何以處之上下給足因其
豐穰而講行實在今日習進士業者通識
時務宜陳說便利以俟講明焉

會試策問

至治元年

夫書者即古之史孔子刪述自唐虞二典
以訖于周之文侯之命附以費誓秦誓而
三墳八索九丘諸書皆芟而不錄至其約

史記修春秋託始於魯隱公元年寔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褒善貶惡特書屢書至獲麟而絕筆前乎唐虞之所著豈不過於文侯之命等篇而去彼取此泝平王而上沿獲麟而下豈無可紀之事而絕不為書是皆有深意存焉司馬子長創為史記首軒轅以逮漢武或有孔子所芟者子長乃從而錄之後人翕然以為有良史之才愛其雄深雅健凡操史筆者如班孟堅范蔚宗諸儒爭相蹈襲是祖是式而未有取法

於春秋者焉豈聖言宏遠非常人所可擬
其彷彿邪自荀悅倣左氏傳為漢紀體制
稍為近古於是袁宏孫盛之徒並為編年
之書而學者或忽而不習終不若子長史
記盛行于世司馬公編資治通鑑造端於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繫年叙事歷漢唐以
終五代勒成一家之言淵乎博哉此近代
所未有也其亦得聖人之意否乎我 國
家隆平百年功成治定禮樂方興纂述萬
世之鴻規敷闡無窮之丕績吾儒之事也

故樂與諸君子討論之諸君子游心載籍
聞見滋廣其於書春秋之所始終史記通
鑑之所以製作必詳究而明辯之矣願聞
其說

江浙鄉試策問

泰定三年

用賢之道治天下國家先務也人才之賢
否本乎心術之邪正邪正者義利公私之
辨君子小人之所由以今古之時宜無有
黷貨而鬻獄者然伊訓曰其刑墨先儒謂
貪以敗官之刑也呂刑論五過之疵亦曰

惟貨又曰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當時諄
切告戒已如此漢去古未遠嘗舉孝廉矣
乃或萬家之縣無應令者或闔郡不薦一
人豈自昔廉吏已難其選歟賈長沙之言
曰有坐不廉而廢者曰簞簞不飾或謂此
粗可厲廉隅之士而頑頓亡耻者不格也
賢良若董仲舒公孫弘兒寬皆稱經術而
公孫弘卒以布被脫粟之詐見譏當世則
廉者又未可深信歟揚震辭暮夜之金劉
寵邵父老之餽世以為美談然震之刺荆

州寵之守會稽皆治行焯著民咸德之豈
廉特守己之一節而惠澤之及民者不專
在是歟方今 聖明在上薦紳之士分布
中外封贈足以遂顯揚祿廩足以供事育
而十二章之典又嚴且密也刑賞勸懲之
道亦至矣然廉者守法奉公未必見知貪
者嗜利營私不為少戢豈刑賞之外猶有
當加意者歟官吏之貪廉其於政事之成
否民生之休戚所係至重也諸君有明當
世之務者其悉意以對

答高舜元春秋七問

問先儒謂春秋常事不書凡書者皆非常也非常者見其不正也又謂事之非常者誌于冊又謂有貶無褒邵子謂錄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愚竊謂如桓公以管仲九合諸侯以獎王室孔子是之如許叔入于許又如葵丘之盟同盟于幽又如書有年書大有年公弟叔勝卒豈皆非不善歟若謂無褒舉錄而罪之者愚所未曉邵子之說是歟非歟

答春秋書法惟吾邵子知之錄實事而善
惡形乎其中者是也又曰五霸功過不相
掩先褒其功後貶其罪夫是之謂褒貶其
言得之獨所謂褒貶者是啓後世紛紛之
疑也常事不書其說得之而謂非常者不
正則非矣謂事之非常有貶而無褒亦非
矣會稽素桷曰無褒之義諸人皆知之無
貶之義子何知之姑以隱桓之事言之桓
之弑兄猶以公稱何取乎其貶也夫人姜
氏人皆醜之會于禚夫子不削其夫人何

言乎其貶此直書而見其非常也許叔入
許褒貶皆無之也許絕十有五年而直書
之何褒何貶焉是直書而見其非常也葵
丘幽首止召陵之盟齊桓之尊王明矣謂
之貶邪吾實不敢以子糾葵丘之說考之
皆孔孟之言也貶何從而生與季子來歸
愚不敢謂之貶也褒其可乎此皆書非常
之例也有年大有年因桓宣之時而書之
亦非褒貶此亦非常事也宣公之蝻蝻饑
見於十五年蝻見於六年大旱見於七年

自文公時不雨之書不一則其十六年之大有年誠宜書何褒貶焉是非常而書無疑矣叔昞兄弟之義明矣書之亦非常也問左傳載晉申生以僖四年十二月縊于新城而經書於五年之春晉里克以僖九年弑卓子而經書於十年正月晉以僖十年冬殺平鄭而經書於十一年春經傳不同劉原父謂傳與經不同者左氏作書雜取當時諸侯史策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錯雜文舛徃徃而

迷故經所云冬左謂之秋也此說然否
答以日南至考之例差兩月劉氏之說得
之矣溫麥周末又侶夏正然杜氏悉取正
月爲十一月啓後人之議者皆杜氏也

問晉殺其大夫里克衛殺其大夫甯喜
愚竊謂晉衛殺其大夫侶大夫無罪而
晉衛殺之里克甯喜果無罪邪有罪邪
答稱國以殺大夫罪累上也纂例之說得
之矣劉氏言里克不聽優施之謀甯喜不
從孫林父之亂陳乞不隨景公之貳晉無

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齊無立嬖孽
之變以此言之里克甯喜之罪著矣或言
晉衛二公皆惡其專偏而殺之理容有之
然總殺大夫之例此特一節耳不如罪累
上爲正

問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先儒謂春秋內
夫人則書薨葬吾女爲外夫人則書卒
按禮云女子許嫁笄而字伯仲叔季皆
字也已嫁之女各以國氏如紀伯姬宋
伯姬之類是也今子叔姬笄而字之卒

不繫於國何也

答叔姬之卒以左氏考之似若可證然僖公之九年復書伯姬卒則是許嫁而有字當以成人之喪待之也以曾子問考之壻爲之服書其卒亦非常事也詳見經解

問澶淵之會諸國大夫皆貶書人而虜
牢無貶文何哉

答公之盟大夫自隱公始也然猶曰宋人莒人考其時疑非大夫也莊公既防之盟夫子不得而諱也僖盟于齊楚與中夏盟

之始也再盟于翟泉與大夫盟王子之始也然猶不書公以隱之至成公之盟蜀夫子廼直書之則諸侯之會荆人自成公始也魯大夫會諸侯之大夫廼衰周之常也城虎牢紀大夫之實也故兩會于戚皆直書之獨澶淵之會魯無大夫而後人遂以爲貶例左氏之說遂以諱魯大夫其謬戾莫甚於此公會荆蠻猶不得而諱澶淵之會何其諱與善乎陳君舉之說曰晉之城杞合十二國之大夫爲悼夫人於澶淵合

十三國之諸侯大夫爲共姬也晉爲盟主
區區宋杞晉已細矣愚謂魯大夫若叔孫
豹仲孫羯使果預會夫子皆直書之獨澶
淵之會魯不復預書之者記晉之細也大
夫稱人已見凡例或疑魯大夫不會何以
書余答之曰齊狄盟邢齊衛胥命蔡侯鄭
伯會于鄧如此例不一皆非魯事何疑於
澶淵之無魯也左氏之說不可據者類此
它國自盟會不書卿名見陸氏纂例

問莊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

于齊糾與小白皆庶子任氏謂小白是
子糾之庶弟爭國自立孫氏亦謂子糾
是桓兄胡氏却謂子糾是小白之弟何
也

答按史記以小白爲糾弟明矣而先儒謂
小白爲兄者由齊小白入齊之說啓之也
愚直謂紀年既遠姑當從司馬氏之記若
謂齊小白而謂之兄則子糾之說雖出左
氏不應獨從公穀之說子者子般之例見
之是也按論語公子糾其義甚明糾爲魯

甥魯故納之夫子之與桓之義管仲之說
詳矣或者不達降糾爲弟者此因齊小白
之書以論夫子謂之過焉可也夫子之書
齊小白正是不當立之書法糾爲長當立
明矣

問經閔元年春王正月經無所云公羊
何從而傳之

答慶父之禍三傳通能言之前後不同蓋
有追而紀之有張其本之法者有言禍首
之法者通貫于一年之中無害也

答高舜元春秋四問

問襄二十有五年衛侯會于夷儀此衛侯剽也是年衛侯入于夷儀者衛侯衍也衍入夷儀不名復歸于衛而名之舜元謂衛侯衍失地之君也失地之君恒名之衍入夷儀不名者其脫文歟

答衛侯入夷儀與鄭伯突入櫟之事相侶而實非故夫子一名之一不名之夷儀故邢地滅爲衛所邑衛侯之入不得主其國政也甯喜弑剽而衛侯始入衛故夫子始

書衛侯衎言其復國也鄭伯突之入櫟雖非國都而諸侯之相與者在突而不在忽遇于垂居櫟之鄭伯也政在於突夫子安得不名之則衛侯之入夷儀在所不當名至入于衛則當名矣先儒之說皆有所未安執事謂入夷儀當名疑爲脫文則衎之入衛將名乎將不名乎吾故曰此夫子之深意也

問崔杼逆光而立之經書齊殺其大夫高厚殺之不以其罪也公子嘉叛晉而

起曹師者經書曰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公子嘉與高厚之辭同何歟

答自穀梁言稱國以殺爲有罪杜預則又
爲稱名爲有罪之論紛紛不決陳殺其大
夫洩冶冶豈有罪哉謂之無罪則殺陽處
父得無罪乎或又以累上之文書之則凡
殺大夫皆非國君矣左氏之言殺高厚公
子嘉一以爲崔杼一以爲國人其說自相
矛盾獨公羊云稱國以殺君殺大夫之辭
爲得之稱謂專殺大夫諸侯之罪而大夫

之有罪無罪實不係焉有罪不可殺况無
罪乎以此論之凡言殺大夫者蓋可見矣
問襄公之世有穆姜齊姜說者謂穆姜
成公之母謂齊姜成公之妻舜元謂何
由知乎成母成妻

答穆姜宣公初即位之所逆也通於僑如
見成公之十六年其卒也見襄之九年齊
姜者即襄元年姜氏薨者是也其逆也見
於成公之十四年

問吳子使札來聘書札與曹椒秦術無

異稱焉左氏公羊皆謂以札賢而進吳
子說者又謂札辭國而亂者札之爲也
舜元謂吳夷狄之國札之賢類不得通
於此也札不書族不書字不書公子何
賢乎札也屈完書族札不書族與曹椒
秦術之使夫何異哉

答吳札楚椒同例何褒貶之有二人皆公
子故不書姓若屈完非公族屈氏出於莫
教者也遠罷來聘則爲氏也謬始於公穀
不攷而自破矣

答高舜元經史疑義十二問

問易有辭象變占太玄以方州部家擬辭象變占其太玄方州部家九首之說傳諸世者請喻其所長

答太玄以蓋天之法爲之方州部家在上此地承天之說也起於牛宿隨天而左行也方州部家者以元而生三方方爲三州州爲三部部爲三家其所謂八十一者則棄其方州部而言之也先儒多以辭象變占擬玄之方州部家僕獨以爲非易成六

十四卦之後一卦之內必有辭焉有象焉有變焉有占焉是四者缺一不可也楊氏之玄既棄其方州部而獨取家而爲八十一復取八十一而爲七百二十九以贊是方州部者緣三以起於家若無預者焉先儒嘗言太玄與卦氣圖偶合邵子亦言易之卦始於乾而終於未濟玄之首始於中而終於養中者法於中孚養者法於頤此始終之異自邵子溫公荆公尊玄之後如二蘇譏玄之說遂棄不道然其中十有七

卦分而爲二義殊不可曉所謂卦氣圖公
辟侯大夫卿之定卦亦不能通執事其詳
思之

問易有起於中孚者未究其理

答易起中孚先儒之說甚詳今錄其說曰
先儒言卦起中孚非也中孚復起於甲子
耳蓋由揚雄作太玄以初卦準中孚故先
儒誤以爲卦起中孚耳夫六十四卦首之
以乾坤何以言起於中孚耶夫子分上下
經而上經三十卦始於乾坤終於坎離下

經三十四卦始於咸恒終於既濟未濟且
乾配甲而起於子坤配乙而起於丑故六
十四卦歷乾之甲子泰之甲戌噬嗑之甲
申至坎離凡三甲而上經三十卦盡矣又
歷咸之甲午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節而
周凡六十卦爲六六三百六十爻一年之
日周矣而中孚小過既濟未濟之四卦繼
節之後謂中孚復起甲子可也謂卦起中
孚不可也且乾爲十一月之卦而起甲子
節爲十月之卦而得癸亥由是知上經三

十卦是陽生於子而終於巳下經三十卦
是陰生於午而終於亥至中孚而陽氣復
生於子故亦爲十一月之卦自乾之起甲
子至節六十卦而終是四其河圖十五之
數爲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爲六十卦
一年之候也自中孚之起甲子至未濟四
卦而終是四其六子之數凡二十四爻而
爻當一氣爲二十四氣應一年之候也或
又曰何取於四其六子之數應之曰中孚
巽上兌下小過震上艮下併既濟未濟坎

離互體爲六子少陽少陰六子之氣分布於四時故四之以應二十四氣耳亦應四其河圖十五數而日當一卦凡六十日爲六十卦一年之候也其淵妙如此

問易占法其取驗於人者當何所祖本
爻之變處當何爲主

答占法唯程沙隨得之嘗以左氏考之古必有占書今既散軼但當以變者爲主然一爻之變猶可究索至二爻三爻之變則茫不可通舊聞唐正卿深於筮若二爻變

者便不敢臆斷古人心虛靜因動生變隨
變而推有千萬變而不可盡者今人心念
駁雜無感而遂通之理縱有所感其感不
一當從何處下手康節推象變之說亦不
外此說卦乃占之本能通其類尚庶幾僕
甚有意於此然一行作吏終未有至靜工
夫苟能靜斯得矣

問古儀禮今所存者可見端緒未審於
盛周之時曾盡行之乎爲後世立教乎
愚所未曉

答禮爲禮儀爲儀成周盛時自天子至于士皆躬行而親習之者聘射燕饗昏冠之禮考於經無有不合謂存于書而不行者非也後人因周官一書謂周公營洛之後所成未及舉行遂併儀禮有疑其說陋甚亡取按藝文志以儀禮謂之禮古經未嘗有儀禮之名先儒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者是也

問大小戴記其盡取諸於經乎撫漢儒之說乎望喻其取諸於經者如何取諸

於漢儒者如何

答二戴之學原於后倉而小戴盛行者繇馬融盧植等考合衆家古文之文附之遂刊而行名爲禮記今冠昏鄉飲酒射燕聘義爲古經之羽翼而中庸大學又爲傳道之書若學記樂記皆集古書而爲之者其有駁雜則哀公問儒行王制明堂位禮運諸篇先儒已嘗置疑至若大戴禮之哀公問投壺與小戴禮無異若曾子之大學與祭義相侶其餘又與荀子賈誼書相出入

者則大戴之不及小戴多矣鄭康成後漢之精禮學者獨大戴未嘗爲之注朱文公有取踐祚釁廟等篇然學者觀其會通不當貴耳而廢目也

問黃鐘爲宮則三分損一以下生林鐘之徵林鐘之徵復三分益一以上生太簇之商太簇之商損一以下生南呂之羽南呂之羽益一以上生姑洗之角姑洗之角損一以下生應鐘之變宮去去益損數理未達

答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三者天地人也故
必以三而損益之三統相通始成律呂陽
之生陰曰下律也陰之生陽曰上呂也正
變之說自古有之陳賜樂書去其清聲不
考之過不然安得成八十四調哉

問井田制治願聞其詳

答井田舊有圖譜然不通開方之法悉如
碁局又兼以周官授地之法相參悉非舊
制蓋鄉遂井甸皆司馬法之說惟可與周
官合而不可與孟子合先儒必欲合而一

之愈不可通蓋井牧小司徒之法井衍沃
左傳之法丘井黃帝之法漢書井田亦與
孟子微異秦廢井田開阡陌僕嘗謂井田
古制至秦始皇廢兵農相通非井田之制此
未易遽言也

問周官及月令真偽之理請喻其詳

答周官或謂周公營成周後成此書而不
及行其說無所據甚者方之爲戰國陰謀
之書吾不知其何者爲陰謀也或又言劉
歆僞爲歆何所爲而僞爲之耶三說皆非

僕嘗謂周八百年其間更革損益不一穆王之呂刑夫子不存于書或者又將以為周公之所作矣兩漢唐宋歷年不及周王之半而官制更改皆有成書則周官之書當審為周時所作特不能定為何王時書也然周官井田禘祫郊社絕無其名先儒必欲以郊為圜丘井田為授地之類難以勉從實以其書列官分職整然有條欲強合於諸經遂不得不支離其說其餘可疑者五峯言之詳矣月令具見呂覽為呂不

韋書無疑陸德明云此是呂氏春秋十二
紀之首後人刪合爲此蔡伯喈王肅言周
公所作皆非也月令去命太尉贊桀俊此
蓋秦官鄭氏釋之明矣

問春秋於王正月上左傳加一周字其
義有所謂無所謂

答春秋云王正月左氏云周王正月皆周
之正月然左氏增周之一字其跡若與夫
子同而其釋經實有不同今世之以周正
爲夏十一月皆啓於左氏如書雲物取溫

夢之類直以春夏秋冬更易而改書之後
人紛紛之謬誤左氏其尤也正朔之說家
有成書非立談可盡聞吳幼清亦與鄙見
合不審得其說否

問周子太極圖上一空圈下二空圈當
存當舍乞喻之

答太極圖的確自陳希夷傳二圈乃成人
成仙之說非面陳不可

問三國之時司馬公邵康節朱文公三
子之言不同誰之言爲是

答司馬編年之法當時較量極費力然既謂之編年不得不爾終建安而始魏亦自有深意但不合謂諸葛公入寇耳朱文公帝蜀自正但後連書晉事又不可曉若書莽大夫揚雄卒大與春秋書法不同莽爲亂臣賊子春秋未有書家臣之理僕嘗謂正統二字於經無所見尚書止有大統二字漢歷法有三統二字後人泥正統之說故皆不通前後遮護不得律以大義則漢以後皆當缺書若用編年脩事溫公之法

盡矣邵氏經世以不書事故可模糊無罅
漏然此老少年先從春秋下工夫終占得
道理端正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不知命無以
爲君子也與公伯寮其如命何又知命
者不立乎巖墻之下其義同否

答命也者稟於有生之初也夫人之生天
所與者有一定而不能移先儒雖有理氣
之今以命言之其實一也天以命人者氣
人受於天者理若仁義禮智則理也貧賤

壽夭則氣也是豈命有二也哉析之雖殊
命則一也尚論古聖賢之言命者其辭旨
蓋有不同亦各從其所由而發之啓道德
之門者有之達微妙者有之有不得已而
言之者有之又有所爲言之者有之故易
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言知命孟子
亦曰知命知其命者夫是之謂君子君子
之所以知之者修身成德順其正而已至
若見危亡身不苟去就死宗廟社稷城郭
封疆者皆得其正者也自罹刑戮此以罪

致而不知命者矣孔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言公伯寮何預焉在我者豈委而廢在天者豈強以必今之言命者悖於此至若不保其身死於巖墻之下當在不弔之義然所謂命者乃天命之命孟子之言詳矣

答高舜元十問

問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答樂正非謂四代之樂有誤而正也魯用四代之樂是魯僭用之失非四代之樂非

也夫四代之樂各有律呂夫子安得而正
諸古者房中之樂爲二南朝聘會同燕飲
鄉射爲二雅告神之歌爲周頌頌爲周王
所得行也歌與樂相並而作三終之義可
得而攷也季子觀樂歌詩亦與樂相通無
以議爲也至於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有
不可不辨者范甯言孔子列黍離於國風
殊不知季子之歌王固爲王矣歌小雅而
曰周德之衰是歌六月至于何草不黃矣
鹿鳴至于菁菁者莪皆美詩也曷言乎周

德之衰乎今之小雅皆夫子所定則凡歌
鹿鳴至于菁菁者莪非周德之衰是雅頌
之得所復與樂正明矣太史公謂仁義陵
遲鹿鳴刺焉夫子以前雅之無別明矣故
司馬氏作孔子世家曰關雎為風始鹿鳴
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是
真謂夫子所定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聲
武雅頌之音若是則豈得不謂之詩樂相
合然則謂夫子正四代之樂實非也季子
之歌大雅誠文王之德矣然民勞至于召

是此周之亂也何文王之德乎故凡可以
合于樂者小雅至于菁菁者莪而止大雅
至于卷阿而止衰亂之詩不得入於樂矣
頌之得其所者夫子直書周頌以別則魯
之配天烝禘閟宮之廟皆非禮矣歌周頌
之詩於魯侯之廟則奚取三家之堂夫子
之意明矣魯頌非告神之歌謂之頌者頌
之變然敬之小毖振鷺閔予小子諸篇亦
非告神之詩善乎太史公之言曰成王作
頌推已懲艾悲彼蒙難觀至于此則後人

之效魯而溢美者誠可羞矣商頌是夫子
之祖正考父所作夫子殷人遺聞墜簡附
以傳後觀其辭想其世之宋而不足證可
知矣肆直而慈愛商之遺聲也歌商之說
次於雅頌夫子之意深矣雅頌得所樂亦
正矣非他有樂也即雅頌之歌樂也

問邵子謂天覆地地載天天地相函故
天上有地地地上有天

答邵子言天依乎地先儒言地在其中蓋
如磨然上下皆天虛者爲氣只天之形濁

者爲體只地之形所謂天上
有地者日月五星周行晝夜
日没于地下但認得地在
其中則天上天下皆可通矣

問邵子謂數起於午

答數起於午微妙不可言已
生之數皆順天而行復至於
乾也未生之數皆逆天而行
始至於坤也非午不能起陽
盡於午由靜而動此知來之
妙邵子之秘先儒未嘗言之

問邵子謂天行不息未嘗有
晝夜人居

地上以爲晝夜故以地上之數爲人之

用

答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圖從中起萬化
萬事生乎心又曰先天圖者環中也方圓
之圖尤密所謂地上之數爲人之用方圖
是也用九環中則依天而行圓圖是也合
天而行附地而生故人爲萬物之靈而乾
之九三九四其功用尤可見

問邵子聲音之學及字母淵源

答縱爲四聲橫爲七音鄭漁仲之說備邵

子聲音之學出於其父名古號伊川丈人
有圖譜行于世溫公切韻皆源於此然此
學由西域來今所謂三十六字母亦從彼
出中國四聲甚拙至沈約始明七音先儒
嘗言中聲合於天籟若如近世祝泌觀物
解中韻譜却又入樂工清濁之拘莊子謂
樂出虛乃邵子心法但得伊川丈人圖子
一觀亦得髣髴後漢風角鳥占亦不出此
然非至靜工夫未易能通也

問茶茗說者謂車前其子治婦人難產

愚謂采之於詩殊無義味其中必有其
義乞教之

答采苜謂治婦人難產政如釋螽斯芍藥
之謬也先儒謂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體
物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
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此詩兼興賦之
體古樂府中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之
詩深得此意難以語言盡也

問詩關雎謂之國風自王季爲西伯至
紂又命文王典治國南文王作邑於豐

乃命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召公采地
至武王定天下巡狩述職陳誦周國之
詩以觀民風俗得二公之德教尤純者
屬太史分而國之謂之周南召南作樂
用之被之箎絃以爲房中之樂又謂太
姒稱后此追稱云耳其義何如

答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
城文王之爲西伯周召未得封也武王伐
紂以後周召未得封也周召之封始於相
成王以後詩序不足證今直以行露甘棠

考之明言召伯此不可通之一也夫既以
二南爲文王在周南則爲王在召南則爲
公此不可通之二也大姒在周南爲后妃
在召南爲夫人此不可通之三也關雎之
作太史公所言不一或爲刺或爲康王以
後詩但先儒之說林立雖有鄙見未易陳
道若復異論此又侶吳幼清宗象山之謗
興矣世無真學貴耳賤目難以立談

問作史及編年實錄凡例

答日曆起居注時政記條目歐陽公言之

詳矣實錄廼加謚以後書必有臣傳亦有
字數限式宋元豐以後日曆壞於王安石
建炎以後日曆壞於秦檜至咸淳之謬尤
不足據然遺書舊聞皆是考證若欲討論
非經月議論不可

問四六格式及速成之方檢閱之書

答牋表之說當別詳具此雖小技更僕未
易言大要寡學而才氣差敏捷者直師東
坡南渡以後皆宗之金源諸賢只此一法
惟荆公一派以經為主獨趙南塘輩傳莫

有繼者汪彥章則游乎蘇王之間若欲精
究當取夏英公揚文公翟忠惠綦北海王
踈寮元章簡王禹玉張安道劉莘老諸人
文字置几案賤子當面言源委矣

問古賦當祖何賦其體制理趣何由高
古

答屈原爲騷漢儒爲賦賦者實叙其事體
物多而情思少登高能賦皆指物喻意漢
賦如揚馬枚鄒皆實賦體至後漢雜騷詞
而爲賦若左太冲班孟堅兩都賦皆直賦

體如幽通諸賦又近楚辭矣晁無咎言變
離騷續楚辭其說甚詳私謂賦有三變自
後漢之變爲初柳子厚之賦爲第二蘇黃
爲第三今欲稍近古觀屈原橘賦賈生鵬
賦爲正體又如馴象鸚鵡諸賦猶不失古
曹植諸小賦尤雅潤但差萎弱耳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二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三

祭文

祭余寺丞代大人作

維年月日某謹致祭于故知郡寺丞余公
親翁之靈嗚呼哀哉世日澆巧為善者希
情士尚媮智士死竒公獨為善窮日孜孜
始終其心夷險不移方公少年貴盛莫比
顯允文昌玉節絲轡笑談春生叱咤電起
公獨趨庭巽善處女維昔晏安雲冠霧裾
一車當道百役避衢官有未便入閤勸除

公獨守謙癯然清儒世祿日蕃兄怨弟咨
囊珠匱玉宴見以時公獨友于高堂春熙
寒衾朝殮二難怡怡守官唯勤不矜其智
尺牘撫問各盡親意人有急難公先其慮
族有困乏公遺之食天運既遷飄風激阿
棲遲精廬髮化其瞠末疾未幾奄然無何
嗚呼哀哉維我與公三世有素知公之詳
匪以姻故天道與人先後莫睹事成未然
曷忍曷怒陂陀墓田自公親卜世途昏茫
之死何惑永念殊隔泣涕莫復酌茲一觴

以寫哀臆尚享

祭外祖代大人作

城南之望奕世惟賢接武辟雍厥聞藹然
紛綸五經曰鄭屯田維公高曾廣塾以延
諸老簪盍二獻是先遺言懿範公承其全
體涵中和靈珠媚川粃糠世機德容渾圓
圓身書林徘徊孤騫亦既食實紹茲家氈
世德險微高木蒼煙紛紜藥胥岌其疾真
擬拾耆舊列于簡編遽廬方床卷舒窮研
其語雖寡其意實傳秀眉玉色投老愈妍

謂享大耋事胡不然俛仰疇昔今三十年
歲在丙寅憂患日纏變彼諸雛不能飛翔
請昏于公以煦以憐服齷粹溫雍容周旋
雖乏偕老情實不遷飄風揚塵畏途屯遭
為善斯懼公無愠言昔者遠行相望越燕
甘脆莫奉於禮實愆歸省床下公疾沈綿
形枯神朗遺墨愈鮮屬託孔深悲不可宣
淳厖日希百巧相挺執玉奉盈敢以自完
公死何恨如雲在天式陳酒醑辭盡淚連
尚享

祭李兩山代大人作

維公周敏之才英偉之彥金精璞溫不假
琢鍊摩蒼雲以高翔目九日而不眩造物
之畀蓋將以固斯文之元氣閱天下之事
變故其始也脫略畦町卷書長哦浩然經
濟之意忘其冠切雲之巖峨分席於諸老
諛言腐談拱手以置覩江流之如帶凜凜
泥之莫倚鳴雞號寒籌筆疾書負囊封以
叩關維石友之與俱事往既莫得然而所
以保衛先緒者常兢兢以懷圖嗟今之人

志與運乖道與事違介者卒至於困而爽
者或流乎卑抑嘗反覆出處之大致每惕
然以深思而公雍容兩端不茹不吐莫余
敢侮試命南荒酬勞於東浙之濱既不以
利其身亦不以望於今玩理忘世孰能踰
於斯人者乎幸公之強謂坐進此道以鎮
當世之浮薄而事有不可料狂雲飄奔墮
晴日之飛電滔滔川流逝者如斯往不可
作徒以為生者之悲昔某辱知文昌公白
首故吏三十年于茲始得見公子金華握

手傾倒酒酣耳熱各相視不復道念此意
冷今聞公喪愈重不競之歎公薨在天一
息八極雖千里其奚遠我哀之長敢緘辭
以薦番江怒瀾其有相余之悲黯也尚享

祭王尚書

維年月日以清酌之奠祭于內翰給事尚
書先生之靈曰道大如天學廣如漢企而
望之自涯而返末俗濫觴昧彼一貫捨學
而言所執愈渙伊洛之盛嗣於乾淳折仁
辨義脩己治人先民有訓其言諄諄稽經

探本纂史輯聞匪默以高匪誕以守降于
叔季其弊莫救千士一律躡訛踵陋坐曹
清談迎事拱手文散武萎禮弛樂虧孰據
其全以為國毗薦生我公是宗是師天清
景溫前旌後麾窮源崑崙賓日扶桑磅礴
萬類衆曷敢當積潤滉漾舒光煒煌探巖
排碕纖巨畢箴若農有秋箱輸廩峙若龍
起淵雷震雨施九招希聲昌歎古味爰薦
合宮以享以蒞灌膏養腴心君清澄讜言
訪對屈軼在廷群疑未決神龜示靈化被

姦饗淳風泠泠天運悠邈公亦永歎學絕
道傾死灰莫然獨行誰儔獨立誰言吾非
斯人其誰與傳翳翳里門易窮三陳捨泣
而歌謂天莫聞劔失其光蘭銷其薰紫桑
沈冥王官混淪年已逮耆秉燭繼晷一柱
承天四海仰企菽牛之陰百草茂美謂享
大耋以淑後士云胡微疾永蛻世塵歲匪
龍蛇其理莫詢許詞重華蹇茲遺臣曰士
之弊逮今弗振梏以蒙昧請業門下反復
可教授以端緒有疑必開有謬必舉語其

平生載出載處翼登斯堂舉觴以祝詎期
須臾望公以哭躑躑小子抵掌掉目哀哀
吾儕殞首莫贖死生之原千古一致瘁躬
報德匪哀以既風雨神交却立鬼魅秉心
靡渝服義靡墜庶幾公竟慰此耿特皦如
茲觴之志罔慝拜手薦公公其來格矢詞
致誠有淚俱滴尚享

祭胡梅澗先生

維年月日袁桷謹以清酌時羞之奠祭于
梅澗先生胡公之靈嗚呼司馬氏續素王

之旨歸成萬世之標準過高之議始於王
霸謂秦漢而下不得並混取法於唐虞之
雍熙其見於所行迄無以救其元本習剽
竊以為工者締繪變幻乘虛附近語新意
粲過都而疾馳自涯而遽返其不謬者則
已為過幸書愈傳而學愈陋論愈高而事
愈謬紛紛比比孰有尸其責以自任曠百
年而一見知昇與者之所靳維先生負淵
海之學執事物之樞用功於青雲決科之
前大究善訥小得善愚網羅搜抉極竹素

之秘而其微細委瑣猶不遺於初虞韻釋
例於杜氏著履霜堅冰之旨條分目舉而
牛李棄地之爭黨子制父之議前人之有
疑者雖取舍有在以明迺叟當時之不得
已至於孜孜衛翼拾遺補誤亦幾乎司馬
氏之忠臣而無負江上之策不行於老姦
蒙昧草野避聲却影年運而往知吾道之
愈難寫心聲之悲憤聽澗水之潺湲陰陽
倚伏何得而非辱何失而非福匪歷代消
長融會曾臆其何能若是之蓋穀甲申之

歲先生出峽訪先子於城南栢時弱冠
氣盛望先生之道不知珮玉之利於徐趨
駕車之不可脫銜也先生微機以扶之再
而報三而竭垂頭却立畢志以請業由是
始得知二千餘年之內論事不可以一槩
而所謂非三代不陳者實要君以行怪憂
患荒落負先生之訓相望信宿猶翼往復
以自振迅書來自冬屬託孔懃諄諄已近
於期耆之語感多而疑成懼不能以久親
語未脫口而會事已陳一老之不慙斯文

之所係而不肖所受之深者思不止於玉
成哀不止於流涕痛遺書之已粹異夫草
玄之隘苟志願之不泯雖少屈而何害掃
兒童之哀悼陳一觴以自誓蓋事有至難
而可成時不可以終逝炳然之書安能久
名山之副藏迄垂闡於盛世公之精誠理
寧有味矣茲一言以俟其會溪流奔逐雲
木黯靄相此瞰如菟兮其返旆也尚享

祭戴先生

維至大四年歲在辛亥三月癸酉朔越二

十有四日丙申學生袁栢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敬祭于剡源戴公先生之靈功業可
以致君而名不得以潤身科舉足以取士
而文不足以行世二岐孔分厥害實深彼
沾沾之白首汔莫能自悟卒翳于榛莽而
漠然為太虛也先生之識成于髫年失仕
以歸素業永捐篝燈蓬髮支節聳肩扶拾
天巧落其華妍視雲在山散為飛泉戊寅
之秋愚駭無肖承先子之命以奉洒埽
謂百尋之宇拱把之木曷中梁柱凜然師

訓顏汗舌吐維臨淵是懼維執玉是慕經
事爰久先子棄養十年之間百懼相望
深源厚殖莫知其力徃歲先子嘗曰德
非我敢專而世由是傳萬物五色絢兮翩
翩吾懼汝之一偏也先生隱几驚坐以起
曰汝毋忘父訓嗚呼文以承道德以承世
父師在天終莫敢墜矢文寫哀有淚如洗
尚享

祭危功遠

神室既虛周流無跡巖巖先天風水湧激

念茲先契論叙夙昔
堯兮有歸勿怖勿惻
尚享

祭楊內翰文代作

維年月日翰林學士承旨正議大夫知

制誥同脩國史閻復等謹以酒脯之奠

致祭于故翰林學士楊公之靈法法濟源

始于王屋達為清泉以合四瀆薦生令賢

浥此滄瀉砥行立名不諂不瀆發身以儒

分教東魯佩規帶方莫余敢侮爰歸承明

編簡斯補徘徊歲周庸振華武鋪宣帝

謨草木五色清心無華外損中益雍容成
均訓掌是職鏘鏘佩衿曰古遺直晚歸鑿
坡實為舊物炳燭無倦寧以耄屈長松之
貞幽蘭之鬱瑰詞玉篆繁若黼黻川流星
徂典刑日淪豈期纏綿隕茲德人我老意
短我悲孔新敬率具寮薄奠以陳尚享

祭王瓠山承旨

維年月日門生具官袁桷謹以酒醑之奠
昭告于翰林承旨瓠山先生王公之靈芒
芒九州求應惟類粵昔先民疆理制治考

賢論方角立競誣大同莫諧多士茲弊始
公南來黑髮嶷嶷挈其圖書是根是柢我
先大夫接識辭氣晚歲在 京閔恤昧稚
曰覺有先後士無避邇喬雲在空萬物五
采毋匿彼光厥誨以仕廼居禁林執度量
士不見其人有簡斯揆手書諄諄而父不
死明有 帝制幽有信史削煩養膏汝駿
其媿聿來承公偃伏屏俟公車東行跂望
靡已公車來朝載色載喜彼山維雲彼堂
維祀帶兮委兮告我知己其餞伊何教言

靡靡塵之朝飛曷其有既弗寧履冰竟爾
用逝外踐內揚於粲終始敷文宣昭秩秩
在耳于嗟公兮公往弗墜凡今窶人冒疾
有技視公之為有泚以愧愧能止之止孰
可嗣嗣今企而彼嗣不躡聞哀于鄉承睫
涌淚殞宮有紉淚盡斯矣佩玉曳裾玩月
歲惕寫心何言弗辱罔貳嗚呼哀哉尚享

祭吳饒公

維延祐六年閏八月癸丑朔越十有二日
甲子具官棗楠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

于大司徒饒國吳公之靈寸雲興功甕源
湯波磅礴齋法德同其科稽公玄胄行仁
于番隆汙迭仍卒昌靈柯是生上嗣高挹
恭和手握玄機萬象畢羅不翕以隨不媚
以頗允謂家教靡勞琢磋維公純薦里社
婆娑耆壽好禮受祐則那外謙養恭內溫
守和鄉國賜履紆垂佩珂燕豆孔陳湛焉
春醅或車於閭或舟於河恂恂熙熙鼓缶
以歌書來 京師戒言匪苛勿私我躬瘁
公靡他告而孫子劬書暮哦觀化有終奄

然微病有子純孝涕洟交施回視吾儕泚
顙實多 國恩懋昭賁於坡陀生無憾私
沒無缺蹉仰止盛德白雲嵯峨南望伊阻
心思云瘞承交再世其舊如何薄奠遠陳
矢言匪阿尚享

祭黃仲正

嗚呼世儒謏聞昧焉求容天命罔知曳裾
憧憧迄莫有成祇尤其逢惟我仲正甫日
韜其躬退讓益卑殖學若農謙兮虛谷訥
兮大冲恭不近卑夷不失中粵昔耆舊慶

曆闡宏鋤荒廣聞維公維卿世胄疾顛藥
范是程君獨憫之仰天撫膺緝簡差差綴
書聚蠅經緯譜諫範圍日星若網斯網若
臂斯肱維歲壬辰盛名日起泮宮舒遲不
泄其美維我先子一見驚喟曰姿宇儀
觀先大夫是似大夫令名士有定誅謂君
嗣之克踵厥媿奉于家塾群幼漸被彼幼
困蒙迄莫有啓僕實與君針芥密投窮玄
倉垠探源渠搜比律為均擣珍為羞彼昧
不知議莫與酬先子去亡南北異輶歲

月逾邁塵積弊裘君書到手云胡永留中
年相同滿室豫脩今訖南歸動色相慰運
有顯晦官實郵置曰汝二子教實未至空
林荒野黜彼聽視三餘養功先德是嗣彼
夸逐魂氣蹶彌圯屬觴孔深君以疾告話
言慎矜罔有顛倒長年駒隙曩虛祿稍汝
易漸完吾與汝校麟經說幽吾顛汝數詞
林榛蕪書圃川浩執轡以驅不失其導伏
枕瞬息疾危奔泉鄉失成彥親失令賢謂
天蓋高則莫敢言謂德靡脩衆曰不然承

契疇昔今三十年金蘭合交矧維姻聯薄
奠寫哀涕盡莫殫嗚呼哀哉尚享

祭袁府君

稽乾淳之盛際多士闡其皇風啓城南之
文會首屯田之封崇維正獻之模範實
高躡其遺蹤植大本以沃心廣經說而訓
蒙雲負笈而鵠立越公茲焉以相從懷
試牒而不上考舊譜而合宗登慈恩以後
先黨籍炳而避鋒洎大明之更絃俱玉珮
於秘蓬靈椿儼其不凋桂聯芳以增隆髣

安陽之成思與桐木而相通凜風雲之變
更丹林殞其青葱繁千金之美裘洩忍辱
而蒙茸雪霜厲以交隕復融風之相攻履
蹇武以不前慘胡為乎泥中合情話以交
慰證墜簡而彌縫鼠行窓以窺燈各飮坐
以炯瞳意凌空而肆竒效並飛以追鴻神
投淵以搏怪爭交手而捧龍或舉觴而心
眩或擊筑以氣雄窮探蟻於珠曲駕採蓮
於神峯語不泄而益婉詞欲陳而彌封瞻
懸瀑於踞石聽空籟於舞松運通塞以莫

推各分歧而西東歲協洽以入燕益磅礴
其心曾馬伏軌以悲鳴詎示之以不逢亟
返駕以式微疾果侵乎今躬念兩家之敦
叙五世閱而攸同原伯魯之世胄交衢泣
其憧憧蚊秋集而失喙菌露溥而慘容憫
至垢以多虞爰返真乎顯穹天柱鬱其朱
明校綠籍以昭融玩死生之情狀周流竟
乎鴻濛陟帝廷而不震承顏優乎先
公賜二笥以永藏靈根衍以和冲觀萬化
之終始深有悲夫夏蟲陳薄奠以永訣抑

以寫夙昔之悲衷嗚呼哀哉尚享

祭張宗師

維至治元年歲次辛酉十有二月庚子朔
越十有八日丁巳具官來楠謹以香茗之
奠告于開府玄教大宗師張公之靈曰維
公以薦碩之姿冲靜之量執儉與勤靡有
恣放際遇五朝貴盛莫忤口絕否感身
守謙讓大盈益虛小德彌諒衆罔置疵異
莫敢謗網緼無垠如雲在天亦既作止脫
焉歲淵金冠玉圭四十五年緼袍蕭齋弗

競弗鮮易簣以逝嗒然癯僊死生亦大公
寧慊然賤子在京踰二十載每默察之謂
可免悔笑言孔勤觴至彌愛聞公觀化寧
不永慨凡我南士命有顯晦五福之全莫
與公配一奠寫忱盛德曷沫靈旂來歸昭
鑒如在

祭外祖

淳祐辛亥 大父嚴州養逸家居我 外
大父敷文繇臨漳解組歸于里間是歲八
月抱疾以吁曰吾女甫六歲相宜生佳兒

將曷所從維。嚴州夫人我中外表俾它
日以事問名不旬日喏然以終辛酉之歲
歸。處州府君實惟次壻官于京畿是生
不孝子曰楠七日以逝外祖母張氏鞠之
曰果長成有立我數文無愧吾女亦不死
幼歲多疾兼以羸弱味昏。先處州督過
不置稍長知外家為王門尅自奮勵遂獲
見于鄉大夫鄉先生曰是子其有聞楠生
丙寅。先夫人之亡三十有三年。處州
無祿禍罰酷纏閉門省愆曰吾何以報劬

勞之恩是外祖之期卒莫能紹聞矣備負
史館掌制十年復叨集賢今復歸于詞垣
雖學不稱其職則吾外大父冥漠之中當
以昔言為真然矣久宦京師不能展省
墓田謹遣男瓘以酒殽之奠陳告曰柩母
史夫人以 上恩得封會稽郡君今叨塵
三品宜得追封郡夫人歸老故里敢省墓
以陳言盡而情無窮涕與淚淪尚享

祭趙子昂承旨

維至治三年歲次癸亥六月辛酉朔越二

十有七日丁亥從表弟具官袁桷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翰林承旨榮祿趙公之靈曰河嶽之精上為列星形而為人孰著炳靈茫茫禹甸萬不一能維公之生服食粹清幼敏于學雲英天葩崑崙五色散而為河其見有卓其別有科書證古文律合泰和肩曹躡鮑絀莊廣騷身承萬牛手題六鼇神游靡窮燈螢補勞運通承休官于兵曹嘉名既彰日底于高大緜豐碑喜愠靡躒或與其竒或削其疵窮櫛華居

卒為其師行不矜細語不擇辭客去我休
嗒然相忘英英玉堂燦兮玕璜心如虛舟
云返其鄉鷗波大雅曰茲徜徉都有異傳
愛者以匿歲月既深傳者維的聞訃莫奔
相視動色世失名士曷有南北維我外祖
崇王外孫掄實史出絲蔓是論乙酉之歲
定交論文我賦孔深公辭彌敦俯仰三紀
獲接佩履薦墨專特屬以史事彼雖藹然
公意則侈今承後塵或謂是似哭不憑棺
葬不視穴雖云係縻禮則有缺歲周如流

心志若割薄奠寫忱以告永訣嗚呼哀哉
尚享

祭史車父助教

維昔外家過於侈盛乾坤轉旋咸謂其將
不競矣文治聿興闔郡不薦者幾三舉楨
以謙薄考校輒與而私以計則曰我外家
譜謀若是計偕之來抑疑且自懼也嗚呼
車父色蒼而貌淳規矩不踰於常人其考
經也守儒先之說罔敢越踰吾則曰五經
之說弊極則返昔有議而必除渙然怡然

知鄙說之不妄而冒昧固陋得奉身於殿
廬嗚呼區區之心兄悉知之矣投老還山
書疏不置意謂衰朽猶能相奉以劇議也
靈輒遠歸痛徹心膺暮年哭子因兄之喪
涕泗不已可哀也夫其可置也夫嗚呼哀
哉尚享

祭定水真禪師

維皇慶二年三月辛卯朔越八日戊戌具
官乘輅謹以香茗之奠告于雙峰長老真
師之塔空性返真匪以言先詮要混殺強

名為禪立禪啓宗假言以宣語默動作斯
言之筌末派沍淪若蔓斯延巧廻嫉之斷
方毀圓彼尚辭者復據其顛視之莫名執
不以權駕彼駑馬冥途加鞭在昔源公孤
立巖泉食苦避甘養其德全匪石匪金以
刺以鑄來者却立恣言佔誼疾抱遺衣涕
語漣漣信宿熟視維師是傳師來斯丘若
源之在前毀心以完沈珠于淵謂支離苟
生何有歲年散形而歸雲升在天一髮挽
鈞事實眇綿糜爛缺敗曷其有痊陳茗寫

心其然其然尚享

祭定水源禪師

維師之行力垢穢而益清也維師之言事
韜匿而益明也志異乎衆知者不以為介
居處乎獨識者不議其隘壞械脫粟憂道
之無傳涕與淚漣避世將處夫懸崖
之顛誓隕其年以厲夫貪鄙而卒不能以
遂願也戊寅之冬會于先塋師挾其旨神
光晶熒匪事於解繫焉緯經曰無體無方
簡易是程世道日淪夸誕益臻望洋以行

靡知其津維師之示寐今四十有六年桷也周游南北亦既垂老何授徒烝烝而罔有以紹雙峰之山實演法之所有祠歷年塵翳莫覩適臨忌辰薄奠式陳以寫我衷悵尚享

祭湖心奎律師

維泰定三年歲在丙寅四月乙亥朔越十有一日乙酉具官袁桷謹以茗果之奠告于前湖心漢章律師之靈維師以峻絜縝密之行儀于叢林不言而耄稚所仰無文

而顯蒙所欽壞衽薄飯攝念一室梵唄震
動絕怖畏以息其貪嗔末世頽波毀戒壞
律罔止於一人鯁鱗縱恣侮夫澄海之巨
鱗雖心不為動持清議者何縮吻而咽瘖
暮專一丘將挽退靜之質以為比鄰今歲
之春會言諄諄手書至門遺語益親勸余
以老之將至息機心而罷哦吟念故老之
嘶盡紛攘臂以自陳視師之行其囂曷悛
今師往矣寧不戚幸薄奠寫懷庶其鑒歆
尚享

祭育王明禪師

慨禪林之盛時爭摩擊以相接或勵行以
安行或發機於危掣辨鋒激以奔雷玄鑰
契而吸鐵遵古聖之矩範接前賢之軌轍
於斯時也師能承其餘風以考其異同數
十年來茲道不競角立爭騁遺言懿行罔
有深省師獨巋然玉几之峯會衆說以持
正繁霜孤松巨浸一航凜乎誠不可以當
相會未幾遺書在門痛者舊之欲盡知典
刑之莫存高年昭明曷有盡傷如月在天

孰存孰亡持茲一奠以馮餘光

祭王蓬山

精氣神之交媾兮動死地而莫可詢魂既
升而茫忽兮有假夫攝鍊以存存彼學仙
者之自任兮謂能持精思以叩夫帝閭鬱
儀兮繽紛鬚靈霄兮繫以文目渺渺兮空
洞睟容髣兮神君道至簡兮宜鋤耘絕聽
視兮合渾淪蓬山為鄉兮海為門是生王
仙兮合吐吞劬躬以訪道兮老益以勤窮
還反之變化兮莫逃夫大垠慨宗伯之上

征兮壯歲實預其駿奔守不懈以自將兮
二父合情以彌敦數九九而益少陽兮不
怛乎世劫之遭屯念初志兮冀有聞侍靈
游兮駕長雲歸來乎隱仙兮塵曷以空

祝文

壬子歲除告祖禰祝文

舊歲冬十月將入直翰林舟來吳門知有
代者乃不果行蓄畬先疇爰築室是承徭
役紛更復逗留以治靖念烝嘗不克親奉
是慄是懼秋九月得疾幾殆庸禱于祖禰

幸獲有瘳十月既望蒙恩復授舊職遣官
趣驛以進退惟譎薄承藉先德迄克臻茲
言歸于家敢絜酒饌合祀于中堂尚祈相
綏以保嘉吉

丙辰歲告追封祝文

承藉先蔭有列于朝今踰十稔叨恩次對
亦復再留卹典既行咸得追榮其父母而
摘視先考品秩有懸格未應得先妣從先
考之爵今追封為會稽郡君妻鄭氏亦獲
追封為會稽縣君縻繫京師未能遄歸異

日將告于墓下爰羞酒醴虔告行宇敢告
戊午歲終告祖禰祝文

癸丑之春蒞官于朝今茲六稔烝嘗之奉
弗克親薦夙夜惕心次對再叨亦滿秩考
歲聿云暮絜陳庶羞以伸永慕尚相其成
俾歸奉松楸楨之大願尚享

己未封贈祝文

延祐丙辰春叨塵待制需典普行得追榮
于我考妣是歲翰苑扈從不以官秩高下
咸獲霑恩獨吏部申明謂子職既卑難擬

於父繇是僅獲追封妣為會稽郡君丙辰
秋八月復獲再任惕然松楸之念朝夕不
置將俟代南歸捧黃以告墓下夏五月踰
滿忽蒙誤恩超陞為直學士靖惟僥倖皆
考妣劬勞覆燾之德奉職伊始曷敢告還
謹奉 宣命令孫瓘跪讀于墓所保佑無
斁俾獲為全人以無負先訓稱之至願敢
告

己未告鄭氏縣君祝文

向以叨榮侍從追崇典行遂得恩及于妻

因循再任晉秩集賢卒未可歸今子瓘以副黃焚白敢告

辛酉歲終祭祖禰祝文

擢濫官于朝踰二十載舊歲南歸將一意誓墓以奉祭祀承詔復舊春三月來京即預考士四月供職復扈蹕開平八月始還孱弱之質崎嶇道里迄獲平善皆我祖宗保佑之功歲聿云暮庸奉祀於寓廬俾遂平康二子瓘瑾克紹詩書以光祖德不肖孤實有祈望惟陰相而默成之尚享

壬戌春祭祖禰祝文

三月甲戌中書奏奉改直翰林退省淺學
非所宜當實我祖禰胚胎前光而不肖嗣
冒膺是天寵扈蹕有嚴將上開平脆弱之
質驅馳不堪車馬脩途翼有以扶翼使獲
歸田以奉松楸不勝大願次子瑾俾入成
均敢庸虔告相其有成尚享

癸亥封贈告廟祝文

憑藉先蔭獲綴從班卹典肇新祖考嚴州
府君得贈中順大夫上騎都尉會稽郡伯

祖妣王氏令人贈會稽郡君考處州府君
贈亞中大夫輕車都尉會稽郡侯妣史氏
郡君贈會稽郡夫人妣楊氏安人贈會稽
郡夫人妻鄭氏縣君贈會稽郡夫人今祇
承 宣命奉祀于寓舍以申虔告淺薄承
緒戰兢靡遑晉秩侍講實繇祖德深厚弱
息踵武克已樹德敢不夙夜伏祈鑒歆以
永終譽敢告

告嚴州府君祝文

登極之詔以推恩錫命為首越小大臣罔

不承澤稍以侍臣獲追榮于二代而我祖
考今得贈中順大夫上騎都尉會稽郡伯
祖妣贈會稽郡君追惟付託之重實篤意
于先大夫不肖孫朝夕思念靡有替墜踰
六十有七年獲遂初志霜露既降謹以副
黃俾瓘焚白近叨綸音晉秩侍講行能淺
薄大懼弗克荷負先德弘遠冀有以綏祐
贈典有加行申告于墓下敢告

告處州府君祝文

登極有詔以推恩錫命為首小大臣罔不

承澤越今始奉行摘以侍臣獲追榮于二代而先考得贈亞中大夫輕車都尉會稽郡侯妣史氏贈會稽郡夫人妣楊氏贈會稽郡夫人靖惟義方之教期勸甚遠種德殖義奉身以淑後者鄉黨所共知施于孤兒得食其豐報霜露既降謹以副黃俾長孫瓘焚白以鑒近叨綸音晉秩侍講忝竊踰分惟寵綏而啓祐使行能無愧獲為全人則世德永遠施于諸孫俾有憑奉敢告

告鄭氏縣君祝文

往歲已膺縣君之命今卹典既開位在三
品追爵彌高繇是陞為會稽郡夫人天澤
深厚魂其欽承敢告

謁告還家祭祖祝文

庚申蒙恩被召再入集賢連歲疊除大懼
不克負荷日夕念歸以虔奉祭祀為急守
職有嚴不敢遽去今者謁告歸里將杜門
息心力教子孫永承松楸之蔭私心未遂
惟陰相以成其私禴祭有嚴敬奉昭穆合
食于新堂敢布由衷尚享

追封祝文

綴跡朝著今踰二紀行能謙薄大懼弗能
稱職廼者先丞相忠獻王不以卑鄙驟加
超擢叨塵二品

今上嗣位大賚中外視其職秩悉俾追榮
繇是祖考加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
車都尉追封會稽郡侯祖妣王氏加封會
稽郡夫人考加贈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
使都元帥護軍追封會稽郡公妣史氏加
封會稽郡夫人妣楊氏加封會稽郡夫人

成命已頒庸告于遠祖敢告

立碑告墓祝文

維泰定二年歲在乙丑十有二月丁丑朔
越三日己卯男具官楨敢昭告于妣史氏
會稽郡夫人七日而孤先郡公以家教之
謹始於嬰孩能言即授書甫七歲詩書語
孟皆已誦習尚書之澤楨以嫡長當受郡
公讓于兄子甲戌歲先公陞貞郎法當從
是進秩且得以官其子先公正色曰我即
死官亦不以與鄉書國學儀圖以紹世德

汝之責也。繼粟靡密先公一以自任遂得
專意問學師友之淵懿皆躬探而力討辛
丑歲登名于翰苑凡二十有五年僥忝踰
分皆考妣之垂裕隧碑未立每盡然于懷
往官待制清河元公擅金石之作遂獲乞
銘吳興趙公專翰墨之美得求其書今已
十年而桷齒髮漸衰亟刻石立于墓右亦
欲俾子孫知儒學足以發身於是有考謹
以清酌庶羞敬奉考中奉大夫浙東道宣
慰使都元帥護軍會稽郡公妣楊氏會稽

郡夫人合祭尚享

祭外祖母張氏祝文

嗚呼自先夫人之亡我外祖母不忍棄其
諸孤鞠育撫訓日期成立以報罔極稱今
幸不墜先訓官于翰林集賢者二十有五
年而先夫人之誌始得成就載惟厚恩懼
子孫之不詳亦登具于誌上今茲立石敬
以清酌蔬食用伸虔告尚享

立碑告墓祝文

幼承嚴訓遂得悉意於藝文有列于朝大

懼遺言懿行之罔傳向為次對廣平程公
辱在先友適為院長廼求其銘是後叨塵
二品封贈疊加不敢易其舊文遂刻于碑
右乙未之日實為誕辰庸建碑于隧道嗚
呼厚德如山百不寫一靖惟孝思曷有殫
極敢告

男瓘祔祭文

男瓘不幸蚤夭已安葬于錢湖黃輿之原
日月不居已經卒哭禮宜祔于王父大母
今茲陳設殺饌有事于中堂敬以其主祔

孤兒孤女異相其成俾宗緒不墜則實有
望敢告

男瓘祔廟文

盛年長往亦既妥妥安其體魄矣卒哭事竣
當祔主于祖廟設祭中堂其從與享